

雨天的小故事

陈美玮



打开锁，推起电瓶车，咦！咋这么重？低头一看，糟了，后轮胎罢工了。接孩子要紧，边推边跑到前面两百米处的摩托修理铺充了气，希望能撑到接孩子的任务完成。未想，这后轮胎争不了气，还没见到孩子，半路又罢工了。不疾不徐的雨一脸坏笑地看着你，等着看你的热闹。我甩了甩看好戏的雨，赶紧停了车，奔向校门口。

接上孩子，急急奔回。家门口的修理铺离这可有一公里，没法子，推吧。推上电瓶车，迎着闲来无事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雨，向修理铺进发。未想，铆足了劲儿到达了目的地，修理工竟外出了，心里那个憋屈就甭提了。

天色拗不过固执的雨，早早暗下来了。我只好骑上跛腿的电瓶车向更远处的修理铺赶去，电瓶车老大不情愿地虎着脸转着两腿，上蹿下跳着以示它的不满。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，窗户上欢腾着饭菜的热气。不怀好意的雨轻而易举地缠着我，胸中的怒气腾腾地蹿成了火苗，到处乱延。等火苗延遍整个肚子，我也来到了修理铺。

修理铺门口有个两平方米左右的方形雨棚，看样子，应是新搭不久的。我刚把车推进了雨棚，打着毛衣的女主人便停下手中的活，端了条小矮凳上前招呼：“坐一会儿，他刚出去，一会儿就回，先看会儿电视吧。”有了雨棚的庇护和女主人的热情，雨一下子便失去了威风，只好缘着棚沿气急败坏地乱窜。我呢，火也去了大半肚子，笑着接过矮凳，道了谢，站在门口摆着胜利的姿势闲看乱了阵脚的雨，偶尔回头跟女主人拉拉家常，跟叽叽喳喳的女儿扮扮鬼脸……

“来了，客人等好长时间了。”“我看看。”说话间，走近一个身影；高高的个子，一头乌黑整齐的短发，一张清秀帅气的脸，一身没有沾上一点油污的旧牛仔服。只见他收了伞，走进雨棚，在墙角靠了伞，边问我原因边进屋让菜往小方桌上一站，顺手在木架上选了几样工具转身出来，蹲在了车子旁。我也跟着敛有其事地蹲在一旁。天哪，这是修理工的手吗？十指的指甲修剪得光滑圆整，没有藏住一丁点儿污垢，修长的手指白皙、骨感、有力，我仿佛都闻到了指尖流泻出来的悠悠的书香和浓浓的墨香。

开始工作了，他手握拆胎杆紧挨钢圈撬出了一道口子，沿着钢圈“哐”的一声拨出了外胎，伸出右手的四指正反细查了一回，确定没有钉子之类的在外胎上安家落户；便“嗤啦”一下扯出忍气吞声了好久的内胎，让内胎鼓上气昂首扬眉了一回，并用手箍着一寸一寸找了一圈，在气嘴不远处找到了车胎罢工的缘由——一个细微的漏气孔，用记号笔做了个标记。如此，又反复了两回，确认没有“同伙”，漏去气，拿起锉刀来回在细孔处按摩了一会儿，起身回屋利索地拿上补胎片，撕去外包装，然后在细孔处均匀擦上补胎胶，边吹气边贴上补胎片，轻拍两下……双手，十个手指，团结合作，完美配合。时而内外翻飞，时而细抚轻摸，时而铿锵高歌，时而低吟浅唱，那黑白分明的车胎仿佛一架待调音的钢琴，被师傅一一检查、矫正、确认。那雨仿佛也被吸引似的，不由地跟着下起了和谐的伴奏。

车胎的复原工作正在进行，除了几个手指粘了少许灰尘油污外，其它的一切依旧，其熟能生巧的程度让人咋舌。惊叹之余，我不禁直起身子，打量起这十来平方

米的小小修理铺来。五六个木架子，挨墙规规矩矩地立着，各种配件安分守己地各就各位，修理工具循规蹈矩地挨个躺着，门边有个转角橱柜，上边放一小电视机和一正冒热气的电饭锅，屋中间放一小方桌，桌下一叠塑料凳，一切井然有序，一切赏心悦目。

他直起身，无意间碰到了后座，竟把后座移了位，我赶紧解释：“掉螺丝了。”他再次回屋有条不紊地捡上螺丝起子、长螺丝和螺帽折身到车旁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，雨棚下没装灯，他摸着黑没把螺丝拧好，“打个手电？”我征询着。“没事，能行。”他肯定地说，鼓捣了一会儿，长螺丝找到了自个儿的位子，螺丝起子转了几下，螺帽一配合，后座稳当了。他把所有的工具归了位，到雨棚边上的水龙头下洗手。“你不像修理工。”我在一旁说。他笑了笑没回答。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修车师傅。”他依旧笑着。“你的家一定也很整洁。”说到家，他不再沉默，饶有兴致地回话了：“真被你说中了，我见不得屋子乱，家里清清爽爽、整整齐齐，心里就舒舒服服，日子就过得顺顺利利。”“那你可是家里家外一把手，做你的老婆可是惬意了。”屋里的女人闻言一脸幸福地望着自己的丈夫，男人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也就这样了。”见他洗净了手，我问了价钱，一听价，就知道没收螺丝的钱，我递上钱加问了一句：“螺丝呢？”“算了。”他擦干手，找了钱，把电瓶车掉了个头，便高声叫嚷：“开饭了。”“耽误你吃饭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“没啥，习惯了，谁没个事儿，赶紧回吧。”

我推出电瓶车，坐定，开锁，回家。“天黑路滑，慢点。”男人的话语追着车轮跑过来。雨不再与我斗气，也不再折腾我。因为修理工，因为那双手，雨有了彻头彻尾改变自己的理由，它换了个表情，开始为我轻歌曼舞，与我细声软语。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怒气，也没有一点怨气，有的只是起伏的心潮。是什么让一个大男人把生活过得如此细腻动人？是什么让一个七尺男儿能把一份工作做得如此帅气美丽？那拨动心弦的外表，那能歌善舞的双手，那眉清目秀的店铺，那明眸皓齿的木架……这个平凡得如一块鹅卵石的修理工，定是心中有一份大大的责任，定是心中有一份深深的爱，才让他的工作与生活如此活色生香，才让相遇他的人和事如此生动有情。

是啊，每一个人心中沉淀着一份责任，那么，一份份责任就会描绘出一幅幅亮丽的美景，就会谱写出一首首温暖的歌曲，就会演绎出一个个深情的故事。雨大街小巷地款款行走着，轻轻说着修理工不起眼的平凡事，诠释着生活不平凡的意义；雨挨家挨户地温情倾诉，娓娓道着雨天的小故事，阐释着人生的大道理。



一滴水可以化成一朵云

江泽涵

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606 期

三·五

回乡的第二天下午，天空洗过似的，只有零星几朵白云，有像老虎的，有像巨鲸的，还有像娃娃的，煞是可爱。街还是老街，巷也还是小巷，却没有一点杂乱、肮脏，或是破败的感觉，行走在其间，心旷神怡！

到了，阿七婆家到了，不，应该说是阿七婆的书屋到了。一共三间小屋，九柜子书，十二张矮桌，一直座无虚席，晚了还得蹲门槛。一眨眼，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木窗支起的，阳光尽情地流进来，更显得亮堂。窗边的一个男孩，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书。我拍了拍他瘦小的肩膀，问：“阿七婆在哪儿？”旁边的女孩抢着说：“七婆婆去田里啦，她去田里啦！”

我抚着一册册已被翻得卷了角的书，依然飘着一缕缕淡淡的书香呵。

这里本来不是阅览室，而是书店——还是说小书摊妥当——就一钢丝床的书。

那年夏日的一个傍晚，阿七婆在山坡上挖野菜，忽然，一场暴雨袭来，她的膝盖莫名一麻，就滚下坡了，左腿从此落下残疾。想想也上了年纪，不再适合上山下地的，该歇下了。

乡村的孩子不是上山玩耍，就是下水闹腾，正是长学问的年龄呀，可这也怪不了他们，教科书早就啃烂了，其他可看的却什么也没有。

阿七婆似乎觅到了商机，她选购了200册图书，涵盖科教文卫，摆个书摊来安度晚年。果然，我们都一个劲往阿七婆家赶。一人拿着一册书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，一待就一上午，只是一本也没能卖出。

没几天，很多书本都起了折痕，书页皱了，边角也卷起了。阿七婆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眉头紧了。我们一心沉浸在书本的乐趣中，哪会管这个呢。

后来，阿七婆改卖书为租书。一天一毛钱。可我们还是喜欢站在钢丝床边看，摸黑回家，起早再来。只有一些大人，白天忙活，晚上会来借一本。一天收入就几元钱，算上折旧费的话，那就真赔惨了。那些日子，我经常听见阿七婆的叹气声，极其轻微，却绵延而幽长。

再几天后吧，也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，阿七婆腾出了一间小屋，村里第一个免费阅览室成立了。阿七婆扛起锄头，拎着篮子，一摇一摆去了菜地。阅览室无须人看管。天黑后，我们自会整理好的。大人怕弄乱或丢失，尽量不借，就关门前来一看一会儿。

阿七婆日用的柴和水每天会有人送过来，作物施肥也有人代劳了，她隔天下回地就成。她本就识字的，这样一来，倒有闲暇看书了，还经常用线装订一些掉页的书。

阿七婆书屋的事就像生了翅膀越传越远。县里镇上的学校每年也会送来几十册书。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回来探望阿七婆，临走也会摸出几个小钱，他们能待在城里，阿七婆以及她的书屋是功不可没的。阿七婆生活很节俭，拿这些钱都去换了书，小屋越来越拥挤了。几年后，阿七婆的左邻献出了一间屋子……又几年，阿七婆的右邻也让了一间屋子……

这些年来，一所砖瓦小学（如今已改成了村务办），四个老师，累计有一百多个学生，先后考到了镇初中县高中，他们的成绩令那边的老师都惊叹呢，至于课外积累嘛，也令那边的孩子羡慕。

这回听乡邻念叨，村里又出了几件喜事。张家儿子进了重点大学，李家闺女回国后去了国企，孙家小妹做了老师，另一个李家儿子当了工程师，可说人才辈出。马家三兄妹最为了得，他们成绩虽不好，但从书中学到了另一些本事，在外历练了五年，返乡后建了一座度假村，带动了全村的经济，还筹划建一座真正的公益图书馆，并且已经动工了，打算聘请阿七婆当首任馆长。

“嗒嗒——”阿七婆摇摆着回来了。岁月匆匆，她已八十多岁了，所幸身子骨依然硬朗，白发挽的髻子也很整齐，素净的脸上更见慈祥，并未见多少老态。

在内屋和阿七婆叙了一会儿。出来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小男孩指指画册上的云朵，然后指指窗外的白云，问一个在看《闲情偶寄》的白胡子老人：“阿公，你说云是怎么来的呀？”阿公一想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云是用一滴水化成的。”

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36



除了用灰色沙地代替的“红土地”让外国球员感到失望，落后的酒店设施也让他们头痛不已。当地的酒店不能刷信用卡，喝杯咖啡都得付现金，服务员们盯着球员追账，这让出行习惯使用信用卡的外国球员觉得非常不可理喻。再加上乌兰浩特的风很大，室外的沙地球场动辄漫天黄沙，训练和比赛都很难进行。我们问酒店的服务员，你们这里一年刮几次风，服务员回答很妙：“一年刮两次，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。”意思是说这里刮一次风怕是得半年才能停，两次风刮完，正好这一年也就过完了。大家听了都大笑。

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许多选手要么退赛，要么勉为其难地参赛而不尽力，主办方也看出这么下去选手都得跑光，只得重新找了一个室内的硬地赛场作为比赛场地。

让我很感动的是在第三场比赛开始前，我的教练对我说：“李娜，你最近连打了两个比赛，太辛苦了，第四个比赛比前面三场规模都大，你在这站调整一下吧。”

所谓的调整就是去草原上玩一天。我们一行人包括领队、教练、队医，还有两个湖北队的年轻队员，都骑马去了乌兰浩特附近的一个草原。我不会骑马，在马背上颠了

一天，觉得自己快要被颠死了。但草原上的风光确实很美，虽然颠了一点儿，还真有放松的感觉。

这个草原距离我们的驻地大约有一个小时的“马程”。当地人非常热情，我们在蒙古包里欣赏了传统的蒙古族舞蹈，又出来骑马、射箭，玩得非常畅快。晚上人家招待我们吃烤全羊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整只的羊被全须全尾地端上来，连羊头都直挺挺地立在那里，我被吓了一跳。主人热情似火，一个劲儿招呼我们多吃，又端出马奶酒招待我们。马奶酒有点腥味，我不太喝得惯，但我觉得这是别人的好意，我们最起码得尝试一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蒙古包里进来好多当地人，带着大家唱歌跳舞，还有人给我讲蒙古族的历史，歌颂他们英勇的祖先成吉思汗。等到从草原回到酒店时，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我那天很开心，很兴奋，唱得也很多。我还记得走出蒙古包时，看到天地之间一片空旷，一望无际的草原望不到边，满天明亮的星星低低地垂在天幕上，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。那时我忽然清醒了一瞬，心想，几场比赛的胜负又算得了什么呢，它们绝不会成为我前行道路上的障碍。

就这样，我很放松地打完了后两场比赛。四站比赛下来，我拿了四个冠军。媒体称“李娜强势复出”，其实这么说有点夸张了。一连串拿到四站冠军并不难，因为有不少选手退赛。有些虽然没退赛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，比赛时也没有倾尽全力。

但这四个冠军让我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这四站比赛打完不到一个月，我就有世界排名了，大概是在182名上下浮动。现在我又开始犹豫了，是继续读书，还是回到以前曾经熟悉的球场。因为之前复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帮湖北省队打全运会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我的比赛成绩非常不错，一方面我还是渴望完成四年大学学业，让我曾经浮躁的心可以平静下来，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；另一方面又感觉职业的前景非常可观，应该能打出来。

2004年8月，因为正好是学校暑假，我有机会去美国打比赛。我是一个人走的，没有教练随行。

这次比赛在布朗克斯，是一个50000级别的比赛。这个比赛本身倒不是特别重要，但它恰好在美国公开赛预选赛之前，是个很好的练兵机会。

以往出国多半是和队友一起去，浩浩荡荡十几个人结伴而行。即使是独自出国比赛，往往也会跟一个教练。这次出国是我一个人，一路磕磕绊绊，惹出不少麻烦。先是到了酒店以后找不到我预订房间的记录。打电话回国，队里负责订房的人说确实订下了，但在酒店查不到记录。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用信用卡预付，而我又没有信用卡。像我们这种公费出国打比赛的，大家一般都只带现金。那天很晚很晚的时候，我还在一个人拖着大大的行李箱，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找酒店，差点就弄到露宿街头的地步。幸运的是，当天正好有个天津的女孩也来打这个比赛，我就去她的房间借宿了一晚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